

三十五

尚韶歸附

42
35
42

武宗平澤潞

準貴

宦官弒逆

甘露之變附

裴甫寇湘東

朋黨之禍

鑑紀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叁拾伍

南詔歸附

唐玄宗開元貳拾陸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并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兵威脅服群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太和

城其後卒為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雋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

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遂扯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為鍾吐蕃命閣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帛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專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太寡南京及河南非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

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劾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

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迎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

願陛下孰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願范陽成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桑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

日東主

德宗貞元三年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桑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桑爲王以回爲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桑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桑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群蠻異牟桑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奏今吐蕃棄好

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入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  
 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  
 趣 閏五月己未常臯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  
 訶伺導達雲南 六月常臯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  
 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  
 東蠻鬼主驃勞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  
 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冬十月吐蕃發兵  
 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  
 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常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  
 遺雲南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

吐蕃吐蕃始叛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  
 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  
 見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  
 連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  
 千寇銅山臯遣黎州刺史常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  
 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常臯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  
 其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  
 虛棄矣且雲南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  
 以復怨雪耻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  
 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常臯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高臯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  
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臯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  
副使段忠義本閩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臯遣忠義還雲  
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高臯使者在雲

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給之曰唐使本蠻也臯聽其  
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雲  
南愈怨勿鄧會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群蠻隔絕雲南  
使者高臯遣三部落摠管穩危將兵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

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 為之備辛酉高臯復遣雲南王

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南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

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求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

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高臯金以示堅丹砂以

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

吐蕃歸唐并遺臯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

弟日東王臯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

書令臯遣使慰撫之 冬十月甲子高臯遣其節度巡

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

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

衣祥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歔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戍戍遣使獻捷 夏六月

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猓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箇工歌女白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帝皇雲南安撫使 南詔攻吐蕃

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帝皇約共擊吐蕃帝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南詔及嵩州異牟尋與常臯各發兵御示之吐蕃無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  
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  
大容容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  
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文宗太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  
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  
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

緣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皆皆知之南  
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  
至邊城一無備御蠻以蜀卒爲鄉道襲陷嵩戎二州甲辰  
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詔發  
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  
鄧陳許等兵繼之 已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  
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城都庚戌  
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  
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 已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  
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  
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

嗟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嗟巔自為軍殿及大度水嗟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眾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嗟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為鄉道所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嗟巔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詔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義張朐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非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

人凶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鄉者蠻寇已逼元穎始補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從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太反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運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廷建言者

鹽田禍不在身致去責一狀留八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今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相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宦官弒逆 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侵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都監鐵轉運使程異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鏞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竝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上不聽

度耻與小人同列表來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罇異皆  
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  
罇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  
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  
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令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罇入相必  
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  
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罇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  
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  
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  
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  
歛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  
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罇自知  
不爲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内外官俸以助國用  
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  
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  
罇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  
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  
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  
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

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鏘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竒伎驚衆者皆不執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欲藥必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自可辯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潏江陵令

十五年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常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

丙午穆宗卽位于太極殿東序 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群  
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鐔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壬  
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  
軍李道古循州司馬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  
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  
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宣延  
對群臣周偏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  
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  
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秋八月上南過

公除卽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  
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

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  
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遏密弛禁蓋爲齊  
人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 冬十月壬子群臣入

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  
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  
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  
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  
司重歛百姓時又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  
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  
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  
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

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十一月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復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

二月辛卯上見群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旣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其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竒才也將軍試

與之語者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翹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翹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末密以它罪譖之於翹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室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

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况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紛編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禪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鄂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



制書子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戾曰若果  
狗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  
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  
子敬宗卽位于太極東序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官官服  
色及錦綵金銀其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二月丁  
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官官樂  
人不可悉紀 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上未坐  
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偃蹠諫議大夫李渤白  
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位  
旣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  
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當於春秋嗣位之初當省衣求理

而省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  
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  
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  
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  
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  
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  
就伏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栖  
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  
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  
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  
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

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  
急卽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  
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  
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  
常祐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  
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  
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召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金將騎  
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  
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  
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執益與右軍兵馬  
使尚國忠引兵至合駁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籍逮

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官門皆閉  
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惟駭丁酉上還宮宰  
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  
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  
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  
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  
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  
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錦器四敬宗寶曆元年上  
游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  
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表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  
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

好四日納誨以諷侮棄言讜五日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  
曰防微以諷輕出游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湏舉白浮  
鍾魏叡後汰陵宵作官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  
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蹶非可遠數玄服莫辨觸瑟  
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荅  
之 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  
張仲芳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  
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墓驪山國亾玄宗  
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  
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湯卽日  
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爲擊球  
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壬辰宣  
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真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  
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  
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  
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上游戲無  
度狎暱群小善擊球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方士又以  
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  
狐狸性復褊急力士咸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  
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

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球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  
闞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  
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  
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  
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  
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  
衛兵迎江南涵入宮候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  
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倉卒守  
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  
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正名討罪  
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處處

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群臣三  
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然  
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  
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  
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  
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卽位上自爲諸王深知  
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  
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  
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竝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  
林摠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  
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素組繡彫縷

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  
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  
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夢延問其輟朝放朝皆  
用偶口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  
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  
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  
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  
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  
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  
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

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  
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  
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  
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  
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  
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  
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  
弱疆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  
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一

十一

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指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于陵宰輔墮列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正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邵李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費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

及黃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普直不報普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植勛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相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翁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瑑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

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志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額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瑑所告于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劾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

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稹蔣  
係裴休常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土曰  
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  
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  
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  
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  
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  
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玄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  
通五世孫係義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  
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燠灼上深  
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欵閣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  
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  
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  
軍左軍中尉常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  
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外驚不除使成羽翼  
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  
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  
擒出校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  
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  
以爲然召之注至護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  
曲諦聽忘倦弘楚詞伺往復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



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它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李仲言遇赦還東都鄭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 事見明黨之禍

秋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冬十月

月庚寅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十一月丙子李

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

為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

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此告身賜之不受 初宋申錫與御

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

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

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

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

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 初宋申錫獲

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與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一時人

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讀學士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鄭注求爲鳳

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  
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  
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  
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  
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常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  
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取從之有不測之  
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  
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  
鄭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巳以御史中  
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  
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郎竝同平章事仍命訓三

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  
彈擊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明黨以賈餘  
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  
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  
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  
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  
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  
進 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  
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  
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  
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 庚子以東都

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又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太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陳

於澹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澹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官者已而拜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興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興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殿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而省官請左仗視之良

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首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人受敕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闢不得上士良等犇請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東輿者入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累息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同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逆遞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志榮在輿毆其脅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諸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討賊王涯等將會

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璠再三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

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皇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餼入其家執其子灑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鐳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貨財掃地無遺鐳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

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  
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  
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  
旨中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  
得為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  
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  
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  
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為奸人所污可送我詣兩軍門者  
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鄣面單騎奔鳳  
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  
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

不可訓出山將韓鳳翔為蓋屋鎮遏使宋楚所擒

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則  
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  
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之丑以戶部侍郎荆楚度支李石同  
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  
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  
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  
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  
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  
觀者怨王涯權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日光曰論  
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

禍憤嘆其冤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鍊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鍊與之比肩不以為耻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劓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父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與涯俱腰斬舒元與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與愛之從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

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與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與收族守謙獨免旨以令狐楚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言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如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也劉英詡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犇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



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謂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派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簡能綸之子傑倪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隣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奔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姪隊者官爵賜資各異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已

已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非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

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戚或暫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怨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鞮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更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

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辟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請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謂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朝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皂執弓刀其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丁亥詔選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今日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脅從涉於註誤皆赦之它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門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

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卽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卽已解衣跪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以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凶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

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上定宿之第也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

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他圖當處之有司正

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惴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辜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左僕射令狐楚

從容奏王涯等旣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

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又之命京兆收葬淮等十一人於  
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  
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  
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  
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洴洗不可聽則  
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梟揚仇士  
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  
臣曰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  
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己酉上御紫  
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  
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凶愴士民不敢解

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  
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論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秋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  
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  
又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况申錫  
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  
曷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  
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由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  
固尉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  
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  
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

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與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方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

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太子求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常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冬十月

太子未猶不悛庾子暴薨諡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內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已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之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且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

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穎王漙為皇太弟應舉國事惟令

句當且言太子成美尚年幼未漸師可復封陳王時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

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

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

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漙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

共詣十六宅迎穎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漙沈

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原異於諸

王辛巳上崩于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

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救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為情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武宗即位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武宗會昌

元年 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忌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棕韓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鄴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使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

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李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卿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焉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珣

為昭州刺史裴夷晷為驩州司戶 秋八月加仇士良

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楊言於眾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



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卽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誅竄其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流竄已盡其餘族從踈遠者一切不問 十月上以其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其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明黨之禍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嘗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輩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首各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

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黃相傾軋垂四十年二年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皆罷相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穉孫昭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薄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未句細字曰某年日自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

遷以爲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迥母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憾迥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

四年初穆宗旣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頰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

遺虞與者書泉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  
虞深怨之乃誚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  
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  
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  
居譏嘲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  
宗卽位逢吉與其黨決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  
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白主上初聽  
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  
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  
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  
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

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  
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  
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旣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  
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  
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  
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  
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  
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爲之懼  
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寬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  
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  
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常處

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軟駭紳蒙先朝擬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夏四月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洵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栢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敬宗寶曆元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變妄作州事文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丹鄂岳

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 夏四月

癸巳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常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冬十月初河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 十二月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

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樵與上言度名應圖議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必悉察其誣謗待度兒厚 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文宗大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右宦官之助甲戌

以宗閔同平章事 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已故出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擠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執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候疾損三

五日一入中書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盧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

誅之於竟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

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青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闔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師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膏血縱橫於原野杆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軍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閔黨也嘗請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

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閱默然有問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憫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閱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于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

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庚戌以揚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閱失色丁巳以蕭澣爲鄭州刺史 夏六月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待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閱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閱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

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中弟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備個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上待遇日隆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賓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蠲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賓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

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悔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問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旣而見上意堅且畏其當歲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卽召肅偓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卽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邪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



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  
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  
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冬十月庚寅以李宗閔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申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  
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

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  
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據德輿之子也 李德裕

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為兵部尚書 十一  
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使乙亥復以德裕

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立  
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士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

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  
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措事也實小人

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措事也誣公且實者  
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且是以

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  
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苟自而生哉彼昏主

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竝進毀譽交至取舍不  
在於已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

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蠅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  
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

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詳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

能去况河北賊乎  
九年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謀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其名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

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

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

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在於夕

侍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

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耻之求出詔以為浙西

尚未行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

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舞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

西蜀徵通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京城詭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



而思之鄭注素懷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左神策中尉常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蟻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虔州長史著作郎分司詔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勅楊虞卿獄癸丑擢爲御史中丞

元輿元稹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又貶左金吾大將軍沈蟻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戊寅再貶沈蟻柳州司戶丙申詔以楊承和庇獲宋申錫常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已亥以前盧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

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三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怙上亦知之訓注恐為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冬十一月李訓等謀誅宦官敗死

宦官  
弑逆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

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為衡州司馬凡李訓所指為李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

二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主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屬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詭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卽位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庚午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李珣罷爲太常卿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

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

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

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群臣之邪正夫

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

邪人主辦之甚難臣以爲王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

藤蘿非付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

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

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

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

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

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

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

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

積以致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

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

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

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

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

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

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  
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  
焉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  
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  
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  
交通不宜宣之東都戍戍以宗閔為湖州刺史

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

節度使

九月李德裕恐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

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  
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  
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  
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  
言從諫毋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  
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  
裕書言積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  
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  
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  
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彊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寃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於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卽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所之弟也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竒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冬十月李德裕秉政日又好狷愛憎人多怨之自杜

宗崔鉉罷相官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煩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六年春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卽位宣宗素惠德裕之專卽位之日德裕奉冊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浙夏四月辛未朔上如聽政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旣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

戶皆德裕之黨也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

宗閔為郴州司馬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荆南

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

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秋九月乙酉前永安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

李紳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汀州司戶

崔元藻等對辯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閏冬十二月庚戌

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

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三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

三年閏冬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 武宗平澤潞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轍節度

使劉悟數毀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

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

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効李司

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

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三月上詔

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裴度



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  
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中持  
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  
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  
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况悟當曰單辭豈能動聖聽  
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  
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  
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俛  
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今茲囚繫太后  
尚未知之况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璠等奏請流  
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  
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曆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一  
千自隨為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  
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之留後司  
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  
細祇以張文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愧爾孺子何敢  
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冬十一月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  
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  
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

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  
叫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父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  
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  
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路  
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  
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旣朝命其將士不肯從今朝廷又  
無處分彼軍未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  
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  
設錢數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  
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  
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旣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

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  
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刃足明辟心殊未得一帳  
下之事亦在不疑孰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  
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從諫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  
爲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度使

文宗太和六年冬十一月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  
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它鎮旣至見朝廷事柄  
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

名語見宦官誌逆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劉從諫復遣

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楊仇士良等罪惡語見宦官誌逆

武宗會昌三年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

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

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

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

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者鹽亦數萬緡大

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

至多陵轍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

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

立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其冀谷張公陳揚庭謀效河

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積為牙內都知兵馬

使從子臣周為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兵

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一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

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楊庭洪州人也從諫尋

薨積秘不發喪王協為積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

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臣遣敕使四境勿出兵城

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峯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

以醫往問疾積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

子積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

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入朝必厚

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

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豈破走朱洎擒盧從使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獲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檀付豈予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

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

因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它變遽走出積贈賚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儒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積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積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崧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積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積積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援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竟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

忠義是以郟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壘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處

人獨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曾之足矣祖何胤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夏五月河陽

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普州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范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晉城步兵五百益異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結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前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

改常及平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  
諭上卽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  
南科斗店劉稹遣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  
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  
路以臨賊境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  
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邠日  
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  
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糧輸延引符令請賜諸軍詔

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  
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  
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  
言於上曰彥佐遲遲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  
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元德防禦  
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絳  
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  
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  
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宥  
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  
王元逵張仲武皆具鞍韉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

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關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

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趨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榮焚掠小寨一十七里懷州纜千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倉皇出師內奪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



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它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閔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緡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積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軍弱欲專有功遂攻之且旦城且拔乃使

人生口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帥眾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眾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纜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自彊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日相驚白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眾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其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它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眾得劉植榜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矣已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

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  
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  
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  
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  
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  
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  
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茂申以河南尹敬  
昕為河陽節度使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  
餉而已 庚戌以石雄伐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令  
自翼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 石雄代李彥  
佐之明日即引兵踰馬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重營

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庚子十月庚  
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  
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  
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白依  
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初  
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  
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  
辛未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  
節度使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  
之薛茂卿以科舉塞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  
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

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間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積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虎守雕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佐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群請石以恬書與石云積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

東都石囚群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成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

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武庫自隨石初至重用之以已  
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  
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  
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  
叶李石犇汾州并據軍府釋賈群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  
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  
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  
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  
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  
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

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潞兵掩襲止可令王  
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  
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  
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  
奉官至晉路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  
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使又爲相府與  
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  
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  
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  
卽毀除實恐非是况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  
臣容受其所是私惠歸於臣下不放在於朝廷事體之間

交恐不可自今更有草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  
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  
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  
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勣所逐逃犇漢州還入  
城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  
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  
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二千  
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  
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  
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  
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

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神武  
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  
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  
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  
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疆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  
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詰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  
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  
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  
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  
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  
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

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并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并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

壬子克之生擒楊并盡誅亂卒

三月乙卯呂義忠奏

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幸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六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竊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與變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為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

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

巴未石雄

拔良馬等三寨一堡辛酉太原獻楊并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故有激發而

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

原而戍兵先取楊并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

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

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

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王

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

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

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縛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閏月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

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竄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壘官

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牒者詢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持穗舂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

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議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稹用但請及士卒家屬皆在洺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洺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費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冕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好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為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眾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慙懼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



將一人上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怙怙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刑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令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

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洛滋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郭誼恒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

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二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積召匡周詢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積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詎令積所親董可武說積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積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積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積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

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積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積已出見諸將積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積曰請議公事積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積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積口如所言積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積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合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

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侄甥姪無遺仲京訓之兄  
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  
餗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軍  
中有小嫌者諠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積首遣使奉表  
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  
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  
磁留後但遣盧弘正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  
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  
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糧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  
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  
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

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  
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  
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龐盧鈞山  
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  
五州洽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詔昭義自劉從  
諫以來積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  
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旣久不  
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  
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  
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  
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

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  
市廛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  
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  
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  
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曰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  
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  
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  
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  
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  
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  
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霽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

自御回鶻至澤潞罷兵自守此制自非中書造詔意更無  
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  
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當面  
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預藉朝廷官爵威命以  
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  
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  
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畫忠平滄  
景盈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  
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  
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  
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

州隸河陽節度 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且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之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嘗辨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部之徒豈非助亂之

人乎而光武弑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爲誼所殺

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宥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植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旣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裘甫寇浙東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勅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庸弱者祗德遣正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廷將斬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

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旣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旣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晔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鄭祗德累表言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鄞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道以與賊戰諸將

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果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懦弱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將皆以為然遂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徵祇德為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者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

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郢散將樓曾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殖醢况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射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邑邑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茲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晔歎曰有如此之衆而東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

必至兵馬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廬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資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晬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權衆據險自可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

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旣交政爲鄭祇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祇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選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乃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



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之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父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旣犒飲又調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波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訶賊遠近衆寘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恠之不敢問於是闕諸營口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

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多茂 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 五月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暉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

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蹇跌郊將四百人益其路軍斷賊入湖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巳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裘甫曰曷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晔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十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滋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水虞水軍處

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嚠村賊將王臯懼請降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糧帛盈路以緩追者蹇跌郊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閭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

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  
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  
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剽莊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  
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王寅甫  
等至越州式腰斬晁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剽城猶  
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  
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  
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  
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  
生長軍中又更行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  
敢問公之始至軍食万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  
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  
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  
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耳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  
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  
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  
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  
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  
盜爲憂貞復侯攸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攸與式書曰  
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  
不從由是能成大功

